

吴敬梓的传说



吴敬梓的传说

俞明黎鳳

搜集整理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吴敬梓的传说

俞明 黎凰搜集整理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75印张 93,000字 印数：1—143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266·13 定价：0.78元

目 录

《吴敬梓的传说》序	张紫晨	(1)
不读诗书读《西厢》		(9)
观海赋诗		(12)
妙语嘲公子		(15)
孔庙门前拜农夫		(20)
看租		(24)
积玉桥上试考官		(28)
巧戏牟御史		(32)
醉酒		(35)
智斗堂兄二混子		(39)
写状子		(42)
点瓜		(45)
听农夫讲故事		(51)
《紫荆图》		(56)
做媒		(59)
直呼其名		(66)
卖地		(69)
救友		(73)

绝画绝诗	(77)
真老乌龟	(81)
巧惩马屁精	(84)
小茶馆里气举人	(88)
晒肚皮	(91)
买得春联好擦脚	(93)
勒女牌坊	(96)
拒考“博学鸿词”科	(101)
一品老百姓	(105)
松竹图	(108)
不接圣驾	(111)
收义女	(115)
思绪万千写外史	(118)
当中保	(122)
第四十八回书	(126)
呆举人	(129)
游清凉山	(132)
暖足	(136)
红粥过端阳	(140)
罢宴	(143)
结友	(146)
胸中自有笔和墨	(150)
结交金元宝	(154)

写《儒林外史》	(157)
叶氏出点子	(162)
思儒桥	(166)
两只板鸭	(170)
琼花祭	(173)

《吴敬梓的传说》序

张紫晨

吴敬梓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个被人喜闻乐道的传说人物。他的传说大都是关于他的性格、气质、癖好以及处世待人、生活境遇和写作生涯的。这些传说遍及他的家乡全椒地区，在他足迹所到的扬州、南京以及北京、山东等地也有流传。它们以人们喜闻乐道的口碑形式，通过多侧面的刻画，塑造了一个性格奇特、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对于我们了解吴敬梓的一生，将有很大的补益，对于研究他的创作，也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搜集和出版这样一本吴敬梓的传说，无疑将是很有意义的。

吴敬梓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作家，他在文学史上是以其卓越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著名的。他的这部小说，据考证，大约是完稿于五十岁之前，因为他在五十四岁时，便穷愁潦倒，客死扬州。吴敬梓生于1701年，即康熙四十年。祖辈是显达的官僚，但至父辈已开始衰微。他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由于他慷慨好施、挥霍无度，又不善于治理生活，结果弄得家

境更加每况愈下，所以被看做是吴门中的一个“败家子”。三十三岁移居南京，在困顿之中尤爱交游，甚至还被“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他早年也曾热衷于科举，并曾考取秀才，然而，后来却十分厌恶热衷科举的人。一方面，在他与那些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周旋之中逐渐认识到他们灵魂的卑污；另一方面在困顿之后也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厌弃了功名富贵。他在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曾推举他应试“博学宏词”，他便托病在家，拒不应试。即使穷困到衣食无着，宁可去卖书或靠友人的接济，也决不去沾染仕途。他的这些思想和性格表现，不被世人理解，甚至被人看作是怪人，不识时务的呆子，遭到多方面的嘲笑。然而吴敬梓不但我行我素，而且还通过他犀利的笔锋，在他的小说中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里形形色色的“无行文人”的丑恶嘴脸。他把当时的一整套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及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都一一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他的这种思想作为，在社会民主思想得到发展的历史时期，是比较符合人民的理想和要求的。唯其如此，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便广泛得到流传。

这本《吴敬梓的传说》共收有四十五篇作品。其中有些故事有历史的影子，有些故事则纯系传说。但不管是有史可稽的，还是无史可查的，从总的方面来

看，大都符合吴敬梓的性格和品德。它既可以作为传说来读，也可以作为吴敬梓生活活动的参考。在这些传说中，从他的幼年，到他的中老年几乎都有反映。如十三岁时读腻四书五经，便偷看《西厢记》、《金瓶梅》；十四岁时观海赋诗就流露出“少年多意气”的抱负；二十二岁应父命去考秀才，父死以后，他见佃户欠收，则免收田租；二十九岁时又在积玉桥上要戏考官，等等，都有生动的故事，几乎象是用传说记述的年表。此外，还有外面报有人中举，村人齐去敬贺，他却在家里饮酒独卧；设法巧斗他的堂哥二混子；为年轻的寡妇抱不平；在茶馆里遇见举人，闭眼捂鼻子等等，也都充分表现了吴敬梓敢作敢为，不同于世俗的思想性格。

但是，吴敬梓之所以能留下大量的传说，还并不全在于他的愤世嫉俗的精神，更主要的还在于他性格中的“怪”和“洁”的特点。

吴敬梓在民间传说中，首先是被当作一个怪人来描绘的。传说津津乐道地描写他鄙视世俗，不论门第，不攀高枝的思想，就是佃户、穷汉也能处得亲亲热热。他虽是读书人出身，但穿着打扮也与一般读书人不同，他头上戴着一顶只有穷人才戴的那种“马虎帽”，走起路来也大大咧咧，随随便便，走到哪里，人们都认为他是“怪人”。说他农民不象农民，朝奉不象朝

奉，太不讲读书人的德行（《妙语嘲公子》）。他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拉着老婆，两人一起为青年做媒，气跑家族长；还不顾众人议论，竟和妻子手拉手去游清凉山（《做媒》）。但更怪的是，他在孔庙面前，不拜圣人，而拜农夫。六月六，人家晾晒各种绸料衣服、器物书籍，他却坐在当街，撩开衣服晒他的肚皮（《晒肚皮》）。安徽巡抚赵国麟，为招揽天下人才，到吴敬梓家，劝他去考“博学鸿词”科，他却躺在床上装病，声音微弱，奄奄一息，以致巡抚大惊，说他“命中注定，不是做官的料！”可是当巡抚走后，他却立即跳起，向巡抚“呸！”了一声，拿起酒壶痛饮起来（《拒考“博学鸿词”科》）。他寒冬腊月，拿着破口袋，走上积玉桥，掏出仅有的二两银子买了一幅“雍正雍正，人寿年丰”的对联，用它揩脚，还仰天长笑，连说：“痛快，痛快！”（《买得春联好擦脚》）。传说中的这些情节，都是吴敬梓不同常人的怪处。这种怪，可以说是吴敬梓性格癖好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怪，怪得奇特，怪得令人喜爱，怪得令人敬仰。所以人们非常喜闻乐道。

然而这种怪，同时又和“洁”联系在一起。怪是表现形式，洁是思想本质。怪中有洁，因洁而怪。我们通过其形象之怪，可以看到其内在的洁。吴敬梓的洁癖自好是出了名的。他对待袁枚的态度最为典型。袁枚在江宁为官，是南京一代儒人文士的盟主。他是

个大才子，能诗能文，在他的府上，整天宾客盈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哪个读书人不想凑凑近乎呢？可是吴敬梓却不然，不仅不去巴结袁枚，就是袁枚主动摆下酒宴，想会会他，他却不屑一顾。吴敬梓的洁癖竟至如此。吴敬梓的一生，不仅不趋炎附势，不侍权贵，就连皇帝老子他也不放在眼里。《不接圣驾》就描写了这件事。乾隆来到南京城，满街肃敬，迎接的达官显贵，跪了几里路，但吴敬梓却披衣跣足，斜卧榻上。保正来催，他却装病酣睡。妻子问他为何不去接驾，他却说：“他是人，我也是人，叫我给他跪着，没长那个膝盖骨！”乾隆来到他的府上，他依然两脚高翘，双眼紧闭，一动不动。这虽然有些过于夸张，但却可以看出吴敬梓洁性是何等的高洁。因此，与其说人们喜欢谈论他的怪，不如说人们喜爱他的洁。但是在吴敬梓的传说中，并不是单纯的直叙他的洁，而是在洁的外面蒙上一层怪的色彩。并且以夸张的笔调，赋予他以鲜明的性格。这是吴敬梓传说的一个特点。

其次，吴敬梓的传说，从内容来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多的讲述他和下层人民的关系。在传说中吴敬梓是个“出格的人”，既出封建制度的格，也出文人儒士之格。他经常出入于街头茶馆、烧饼店、菜园等，他与裁缝铺子的毛毛匠结交，与卖菜的、挑粪的

同桌吃饭。他为长工当中保，还听种田人讲故事。泥瓦匠、剃头的，也都是他的好朋友。并常常因此遭到鄙视，说他是“黄鼠狼不走大路——专钻水沟眼儿”。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在平民百姓中间却赢得了喜爱，人们不叫他吴敬梓，而叫他吴大或吴大先生。在不少作品中，吴敬梓总是下层民众的知心者。他重义轻利，乐善好施。为救人之急，往往把田地贱卖，或卖地不收钱。他的晚年，穷得连过节的红粥都吃不起，他的好友送给他两千钱，嘱他买双棉鞋，他感动得老泪纵横。可是接着便用这钱周济了一位妻子患病的老农。而他自己，到晚年脚底冻得发麻，却用出城走路的办法来暖足。这些传说反映的乃是吴敬梓思想境界的另外一面，这对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从现在搜集的吴敬梓的传说中，这个内容比较突出，且较合理。这也是他与其他文人传说不同之处。

但在吴敬梓传说中，主人公这种接近下层、帮助农民的思想作为，常常是和他的轻蔑权贵、戏弄权势者相对照来表现的。如《巧惩马屁精》、《积玉桥上试考官》、《小茶馆里气举人》以及《巧戏牟御史》等都与其对待下层人民的情况迥然不同。这些传说讲述举人自命不凡，但吴敬梓却不忍闻其臭；考官学问最大，却受不住吴敬梓一试。在茶馆里，书吏来了，他以背

相对，修脚的来了，他让坐倒茶，请吃酥大牌和油条。传说把吴敬梓对困难贫民的助和帮，与对显赫权贵的恶和嫌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民相通，热爱平民，必然会厌恶欺压人民的凶神恶煞，而奴颜媚骨、趋炎附势者也必然要欺辱卑下，与民远之，这乃是必然之逻辑。吴敬梓的这些思想作为是符合人民的道德标准的。

此外，吴敬梓的传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有不少篇章是围绕他写《儒林外史》进行讲述，并以此为题材而展开情节的。这些传说在写述他的穷困生活的同时，重点描写了他如何观察儒林、世俗人物及现实生活而获得创作题材，如何精心构思他的艺术品。如《思绪万千写外史》、《写〈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书》等都是着重表现这方面的。这个特点，是因书而写人，把作品与作家联系起来表现。可以看出，传说是把吴敬梓当作一个作家来写述的。在这中间，传说还描绘了他如何含辛茹苦，坚持十年呕心沥血，创作成书等种种情景。当然，这些篇章恐怕在文人中流传较多，且与搜集者有意搜集有关。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的感念之情却是溢于言表的。

以上这些特点，在我看来都是吴敬梓传说中较突出者，谨作如此介绍。至于整理上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作为群众读物还是比较好的，文字顺畅，且富于

文采。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整理者有意向史实靠近，以及多有发挥整理者的文笔之处，则多少影响了它的民间讲述风格，这或许是它的一点美中不足。

这部传说的搜集者除黎邦农、吴腾鳳外，还有姬树明、俞凤斌两同志，都为本书贡献过力量。

这本《吴敬梓的传说》即将与读者见面了。几位整理者要我写序。我只好写下一点对本稿的一点读后感，说一些无关宏旨的话。读者欲知书中之妙，还是请看书中之传说，那要比我在这里胡言好得多。

1983年3月于北京

不读诗书读《西厢》

吴敬梓出生在书香门第，受着环境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书。家里人见他整日捧着书，也很高兴，都说这孩子长大准有出息，因此，也不大管他的事。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吴敬梓的书案上表面堆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春秋》等一类的书籍，其实都是幌子，真正喜爱读的书却藏在身后书箱的底层呢！这个秘密只有他的表兄金渠知道，他也是经过一番“侦察”才得知的。

吴敬梓十三岁那年，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金渠在家读了一会书，有些困倦，便去找表弟吟诗作对，借以开心。金渠和吴敬梓家相隔不多远，不一会便到了。这时，吴敬梓家的庭院里，有许多小孩正在玩耍嬉闹。金渠停下脚步，把那些孩子寻视一遍，却没见吴敬梓，便又穿院进堂，悄悄来到吴敬梓的读书处。他隔窗看时，吴敬梓穿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两眼盯着一本书，正读得入神呢！只见他一会儿笑，一会儿愁，接着又猛一拍桌子发起怒来。金渠看着看着，忍不住“噗哧”一笑。吴敬梓听到笑

声，先是一怔，随后迅速地把书塞进书箱子里，“叭哒”一声盖上了盖子，这才抬头看是谁。吴敬梓的这一举动，使站在窗口的金渠有些纳闷，便走进屋里，问道：“敬梓，你刚才读的是什么书，那么入神？”

“不就是四书五经这些书吗！”吴敬梓回答，随手又从书案上拿起一本书。

“这些书你不是早就读过了吗？”金渠不相信地往下追问。

“家父的规定，不读不行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么。”吴敬梓说着，假装生气地把书案上的一摞书都拾了过来，猛地打开书箱，一古脑儿扔了进去，又狠狠地合上箱盖子。

金渠比吴敬梓大十几岁，吴敬梓欲盖弥彰，哪能瞒得住他呢？金渠当下判断：表弟看的一定不是四书五经。便又问道：“敬梓，记得你对我说过，你一读四书五经就打瞌睡，怎么今天却读得津津有味呀？”

“表哥，你怎么老问这个呀？”吴敬梓嘟囔着说，“你不知道熟能生巧，温故知新吗？不信我把刚才读的那段背给你听。”说着，清清嗓子，背了早已读熟的一段《论语》。

吴敬梓口若悬河，声如流水，正朝下背，金渠笑着截住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背了。我和你说着玩的，不要当真。今个天气好，我想找你玩耍玩耍。”金

渠摆起了兄长的架子，“快，先泡一盏茶喝喝，等会儿到花园里散散步吧。”

“好，我一定陪你！”吴敬梓放了心，高兴地忙着泡茶去了。

趁着吴敬梓去泡茶的功夫，金渠连忙打开书箱，一翻底下，伸长了舌头，书箱的下面全是《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野史、小说。天哪，小小的年纪，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书呀！他顺手拿出了一本《西厢记》。

正在这时，吴敬梓手捧一盏茶走了进来。他看见表兄手里拿的正是他刚才读的那本书，知道自己的秘密泄露了，心一急，手一抖，茶盏落在地上，“当啷”一下摔成几瓣。吴敬梓更加没有主意，焦急之中，泪水涌出，“呜呜”地哭出声来。

金渠怕把吴敬梓吓坏了，忙把《西厢记》放回书箱，又去哄吴敬梓。恰值吴敬梓的父亲闻声走来，吴父问道：“哭什么？”

金渠害怕表弟受罚，忙拾起茶盏碎片遮掩说：“表弟帮我倒茶，不小心绊倒，打坏了茶盏，吓得哭了。”

“噢，原来是这样。”吴父听了略一点头，便向吴敬梓说，“不要哭了，茶盏打碎算了。”说完就走了。

吴敬梓见父亲走了，一下转啼为笑，搂着金渠的脖子说：“知音者，表哥也！”从此以后，吴敬梓和金渠更加亲密了。

(吴腾凤 姬树明 龚凤斌)